

谁也不会否认,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处于空前活跃或者说繁荣的状态;但谁也都感觉得到,文艺的现状并不令人完全满意。在数量的急剧膨胀、市场的热气腾腾背后,是普遍的降格以求和过目即忘,是大家都隐遁,经典难寻。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软肋和隐痛。原因众说纷纭,我以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文艺的审美理想出现了严重的缺失和畸变。主要的表现是:

低俗泛滥。这是最突出最明显的问题。一段时间中,网络、影视、图书以及大众娱乐场所中的低俗、庸俗乃至恶俗现象比比皆是。网络上“芙蓉姐姐”、“凤姐”之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以暴露身体、发布艳照、自揭家丑、制造负面新闻之类手法搏出名的事情频频发生,许多博文和帖子脏话连篇,粗口频出,形同随地吐痰和当众大小便;一些娱乐节目很少思想性、益智性,变成快乐而乐,“愚乐”至上;文学创作中“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仍乐此不疲,除了偷情还是偷情,三页不离性事;大众媒体中的交友、丰胸、壮阳等涉性广告十分露骨;一些歌厅和剧场中的节目,无论是北方的“二人转”还是南方的脱口秀,无论是荤段子还是脑筋急转弯,都庸俗得不忍相看 不忍相闻。以恶搞为卖点,拿肉麻当有趣。这股低俗之风,有时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而是背离了公序良俗,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的

问题。怪诞流行。早些年,“行为艺术”曾经前卫得吃死蟹,钻牛腹,胡萝卜上套避孕套,这几年见得少了,但书画绘画领域的怪诞之风仍很盛行,以怪为美,以玄为尚。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一些亚文化和畸形现象津津乐道。例如同性恋、性错乱、变性人、易装癖、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一个社会中,存在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在私人空间中,我们应对此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宽容,但作为公共媒体,有必要对之津津乐道、大肆渲染吗?我这样说,可能会被人批评为“政治不正确”,但我坚持认为,在中国,对待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和个别群体的亚文化,还是应有所区别,这不是保守,而是持守之道,是恰如其分。

造假成风。诚信缺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最大问题。商业领域的造假蔓延到文艺界,假唱假演,假文凭假履历,假嘉宾假交锋,移花接木,PS,乃至赤裸裸的抄袭剽窃,成为顽症,以致见惯不惊,习以为常。连奥运会开幕式都可以假唱,连博士论文都可以购买。耸人听闻的推荐语,牛皮吹尽的广告词,过度的包装说和签售会,在图书出版领域尤为常见,以至你经常以为买到了一本惊世之作,原来是稻草一包。年年在搞诚信教育,可虚假假却无处不在,而且很少受到惩罚。

无耻无忌。东方文化本是一种耻感文化,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违背公序良俗的事、破坏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的事,违法乱纪的事,至少会感到羞耻,感到愧疚,并有改正的愿望,这才是正常的文化心理。是之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正确的是非观、荣辱观。可是在当前的社会文化领域,我们看到的却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硬撑,“老夫独不信之,汝奈之何”的痞子腔。法院判决为剽窃,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绝不道歉”,而且得到粉丝的一片叫好;明明是弟子动粗打人,师傅却标举为英雄,并且声称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带点狼性——这也就是《狼图腾》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有人只是说无知者无畏,现在是无耻者无畏。以堕落为美,以挑战公共道德底线为乐;这就是某些人的精神现状。古人念兹在兹的是非

之心、羞恶之心哪去了?在西方,越是公众人物,越要有良好的道德形象,越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犯了错越要受到社会的谴责,付出相应的代价。政治人物不必说了,就是马拉多纳、齐达内这样的球星也不例外。而在当下中国,情况似乎是相反的。

什么时候,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变得如此粗鄙不堪,一个文质彬彬的民族变得如此斯文扫地,如此迷恋泥沼中的快乐?

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不可否认,我们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道德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理想泯灭、利欲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在90年代前期曾经十分严重,面对这种

重焕文艺的理想之光

□龚政文

局面,文艺界、知识界在短暂的溃不成军后开始稳住阵脚,自我纠错。经过艰苦努力,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开始好转。但是,精神领域的某种滑坡、价值观的某种失范和无序的现象似未得到根本改观。“文革”对传统文化破坏的后遗症、中国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叠加,使民族的精神仍在十字街头中寻找方向,寻找支点,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一些新的观念误区,或者说一些本来正确但强调过分的观念,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例如弥漫全社会的GDP崇拜,越来越把文化裹挟其中。尽管科学发展观已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全民共识,但惟GDP论仍有市场,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只热衷文化产业不重视文化事业,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只想一朝把文化产业做成支柱产业而不管是否真正留下了文化经典。又如所谓“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挖空心思提高收视率、点击率、上座率、发行量,而不注重文化产品是否有思想含量和艺术品质,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以至出现了娱乐至上、票房毒药、同质化竞争等等现象。再如成功学的滥用。有人说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成功学是危害最大的一粒。它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延及文艺领域,便是普遍的浮躁,普遍的急功近利,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于是以大嘴毒舌博出位者有之,以虚假宣传给自己贴金者有之,以抄袭剽窃牟取名利者有之。虽说是“全民写作”,其实泥沙俱下;虽说是每年长篇过千,但经典寥寥;虽说是频道数百,但一眼看去都在办晚会、搞娱乐、播风格雷同的电视剧。

这是社会大环境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审美理想的失落与畸变,文艺界主体精神的失落摆脱不了干系。出于对“文革”中假大空的反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出现了不少为文艺家减负的理论,如提倡“躲避崇高”,如不赞成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提法,如认为社会功能是文艺的外部功能,作家只需要“写内心”,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论和市场经济初起时泛起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合流,造成了知识界剧烈的道德滑坡和大面积的精神溃败。个性的解放被

提到空前高度,不过那不是心灵的解放,而只是肉体的放纵;自由的概念被滥用,但那只是一己的自由,却是他人的不自由;文艺界的“欢乐颂”不是真善美的颂歌,而是金钱的颂歌、身体的颂歌、为所欲为的颂歌;文艺家的特殊身份被强调——不过不是强调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而是拥有超越于芸芸众生的道德特权;坚守理想、追求崇高的作家被看成新左派、看成独断论者和专制主义者,遭到冷嘲热讽而孤立无援。精神上的侏儒化和庸人化,道德上的乡愿化,不但是许多国人的精神现实,也是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样一种自我放逐和自甘堕落,使许多文化人不再有超越的思想、广博的心灵和宏大的把握能力,即使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也往往是有心无力。思想的滑坡和艺术把握能力的下降是同步的,由此造成了深度的缺失,造成了对庸俗的追逐与沉湎,造成了表

过现代主义思潮的颠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以真善美为最大追求的严肃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机构仍然不少,但似乎已经被视为老土,被判定为落伍者,被事实上边缘化和小众化了。在台面上十分活跃的,既混了眼熟又赚了大把银子的,是那些出位、搞怪、粗鄙不堪然而大言欺世之徒,是那些想象力贫乏、价值空虚但善于包装炒作的开卷榜首、票房“毒药”、收视冠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文艺有多重功能,我们过去过分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乃至政治功能,把文艺弄得太严肃、太沉重、太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矫枉过正?是否太过重视和开发了文艺的娱乐功能、休闲功能,而忘记了文艺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

能? 泛娱乐、浅阅读、一次性……是否让我们的文艺变成了营养稀薄的快餐和用过即扔的纸巾?而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网文、图片、段子、小品、恶搞节目,是否在青少年心中培养着恶劣的审美趣味,传播着不良的价值观,从而会持续损害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文艺作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文艺家应该担当道义责任,任何时候,这都应该是一条对文化从业人员和文化机构的基本要求。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因其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土地、人民、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最真实灵魂的书写与表达,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成为民族核心价值承载者和传播者。屈原、鲁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巴金因为“讲真话”而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言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也被公认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美国作家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说:“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在道德隐遁、价值失范、欲望膨胀、急功近利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福克纳式的作家艺术家坚守人类的基本价值,需要他们仰望星空,超越世俗,高扬人性的勇敢、善良与美好,投放出审美理想的灿烂光芒。比起福克纳们,当代中国的文艺家和文化机构,做的实在是太不够了。

四重焕文艺的理想之光,抵制和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不是要让文艺回到单纯的政治说教,回到纯而又纯的状态,或者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空谷幽兰。在这里,处理好通俗与高雅、低端与高端、普及与提高、适应与引导、大众化与精英性等一系列关系,是文艺界永恒的课题。而其核心,我以为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人民性”的文艺观。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人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也理当成为文艺的主体。列宁和毛泽东更是确立了文艺的人

集中解读公安文学之作

□张永健

警察是平时时期最危险、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人民警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宣传其典型事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公安事业鼓与呼、公安作家责无旁贷。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作为公安文学作品的点评者与公安作家们一道谱写英雄情怀,为人民警察喝彩。他的第二本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最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此作从解读21世纪的公安文学作品入手,除了颂扬警察意识,讴歌警察精神之外,重在发掘文本中的审美意蕴。

20世纪80年代公安文学曾经热闹过一阵,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加之西方思潮的影响,文学逐渐边缘化,公安文学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警营作家一直在默默地耕耘,并生产出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公安文学作品,只是文艺理论工作者

们很少关注罢了。

近几年来,友文潜心研究公安文学,重提公安文学,集中解读公安文学作品,再次让公安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还获得过国内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的美誉。如果说第一本专著突出了行业特色,凸现了警察意识,那么,第二本就开始研究公安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

《聚焦公安文学》将公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进行分门别类的言说,重点探究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入、吸引人的原因之所在,即追问公安文学作品制造的效果。如《人事风波——评孙学军的〈曲波的心事〉》就是从心理角度着笔,深层次地开掘人民警察的内心,直面警界复杂的人际纠葛,堪称真实独到。公安作家王仲刚的电影文学剧

本《风流警察亡命匪》在问世之初曾经引发热议,主要是关于其中的警察形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如今,友文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并结合当前的公安工作新闻阐释,尽管论证不一定充分在理,至少找出了历史的碎片,有重

写文学史的味道。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友文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实事求是地点评,并进行系统地爬梳,这是需要勇气和定力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这个功利色彩较为浓厚的年代,他拒绝“红包”评论、广告评论、仗义执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力求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公安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因此,友文在评论时,力求用中国文论指引自己前行,并没有追赶潮流,即用西方文论来装点门面,卖弄学问。如《传承楚文化 再兴“赶五句”》一文就是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肯定词作家程建国的成绩,用“透视主义”来看作品,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乡土文学依然需要大手笔

在今天,乡土文学依然要有大手笔。尤其在这样一个文学商业化的文化快餐消费时代,乡土文学急需实践它文学的崇高承诺。乡土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深入到人性的本质,挖掘与发现卑微生命里所彰显出的莫大张力与能量,甚至是纠结于一场悲苦的对抗与斗争,却能就此探索出一个具有人类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认同,那就是“活着”。苦难,让文学认识到了“活着”的伟大,除此以外,还需要什么更多的意义?然而,几乎在所有被商业化了

的文学里面,我们却很难再读到关于生命的文字,文学也似乎在渐趋远离着我们的生活。乡土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离中出发,来承担起对生命的思考与对人生意义的探索的义

务。上个世纪末,在祖国西部的黄土高原曾经产生了一个蜚声全国的“西海固作家群”,作家群里的每一个作家好像都是在复活乡土的记忆,写尽了西海固的千沟万壑。黄土地、耕牛、窑洞、大山、煤油灯,魂牵梦绕的总是贫瘠的土地与苦难的岁月,无不蕴藏了对坚韧生命的莫大同情和赞许。好的乡土文学作品,总是在启人契合宇宙、隐微、契合生命的高贵与蓬勃的创造力,予人于隐微中把握人性的真善美。而这些作品,也同样是文学所要肩负的承诺。

乡土文学没有过时。乡土文学也不应该遭受冷落。乡土文学依然要有大手笔。这里所说的大手笔,就包括着大作家、大作品和大规划。同样,乡土文学也是一个生命。在21世纪的今天,她能否在商业化文学的排挤与市场的打击中依然挺拔,是与她笔下的生命有着相同的考验,那就是卑微中的高大,脆弱里的坚韧。

刘智远(湖南)

文学自由谈

2010年第五期要目

文人的磨难 李国文
谁向谁投降 陈冲
因为,你是朱苏进 李美皆
两位“好斗”的大文人 何永康
阁楼上的疯女人 何英
鼻孔朝天的人 任安康
官员写作者 冉隆中
谁在为谁唱盛唱衰? 严英秀
陈歌耕其人其文 王彬彬
整理、校注《李贽香》后记 金梅
奥兹与陈九 赵玫
意识漫流三百年 高为
劫难而明朗的批评 廖四平
“疯癫”人语 陈歌耕
随流沙河游江南(续) 李书崇

《文学自由谈》2011年订阅开始,邮局订阅代号6-111。邮购款寄:300040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237号《文学自由谈》朱梅芳收。年价48.00元。电话:(022)23395034。传真:(022)23303850。

中国诗歌

2010年第九卷要目·民刊诗选

主编: 阎志

头条诗人 更远的白(组诗) 冯娜
特别推荐·十大民刊诗选
张雪 张曙光 朵渔 蓝蓝 东荡子 黄礼孩 宋尾
江弓长 赵旭如 谢宜兴 刘伟雄 寒馨 陈巨飞 阿翔
一度 蒋蓝等
民刊选萃
王志国 亦来 刘泽球 单永珍 王怀凌 道辉 林志成
乔书彦 柳亚刀 褚鑫 刀刀 陈鱼观 武靖东 然墨
辛酉 周琦 宋晓贤 尘轩 卢卫平 流泉 巴客
王征珂 汪抒 简庆子衣等
民刊联展
刘春 李轻松 黄梵 破罐 刘大程 卢辉
左岸 朱锦锦 余子愚 柳苏 王度 杜青 花语
孟浪 李东泽 汪渺 孙首蓓 张漫青 李春筱 红线女
王西平 柳剑 曾一 蒲楚 詹海林 麦岸 飞舟
韩宗夫 郁歌 马铃蓀 凡弟 翩然 廖梅等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订价12.00元。电话:027-61883208。投稿邮箱: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业社区1号楼《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

微型小说选刊

2010年第十九期要目

过桥 张殿权
公主的肖像 谢志强
老司机的习惯 赵谦
英雄不能死 赵守玉
失措的垃圾 游睿
搭车 邢庆杰
工钱 许锋
雪晨 聂鑫森
最好的作品 何一飞
幸福的子弹 夏阳
错误的恩爱 刘林
约好了春天开花 孙道荣
每个人的目标 陈亦权
十七块钱的故事 马德
沉甸甸的红包 徐成龙
七年不抵六十年 朱慧彬
会贸易的狐 沈石溪
灰狼托孤 王悦
一只丢失的花鞋 一路开花

2010年第二十期要目

捕鱼者说 三石
为什么不帮我 一杯月光
水爷爷的天机不可泄露 谢大立
男人是药 邵火焰
当个“英雄”不容易 徐常瑜
会唱歌的鱼篓子 孙伟伟
秒杀 慕慈月
会唱歌的鱼篓子 谢志强
目击证人 袁炳森
琥珀手链 聂鑫森
爱笑的人 秦德龙
真实有代价 嘉山
三张卧铺票 范大学
赖账 马孝军
祝你骗得成功 秋雨菲
父亲的吻别 李洪涛
那时的爱情 杜伟伟

思念的味道 玉瑾
梧桐树下的埋伏 张帆
谦卑的机灵 林华玉
水泊梁山 刘玉林
炒人风俗 海棠依旧
翻脸 李伟明
两只狐狸的爱情 天宇
狗獾 王振东
公投 刘向阳
卖新闻 胡烁
人民的羊 王凤国
雪中送病 张银环
艳遇 红酥手
神秘的古堡,神秘的画 花独尔
一次性动作 万俊华
赤兔马 张永承
最准确的回答 许行
每一颗星都有一片璀璨的 夜空
夜夜 王国军
赤裸的爱 张丽

主编: 姚雪雪 主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 330026
电话: 0791-8502782 8524703 邮发代号: 44-22 定价: 3.00元 全年72.00元